文化交流研究入門介紹

陳慧宏 *

人類歷史，是由無數的文化間交流所組成，因此形成了最單純並基本的研究「文化交流」的原因：研究歷史，就是在處理各種不同程度及狀態的文化間交流。從這樣的視野觀看人類經驗的過往時，自然地不會以國別及地區的限制範圍來寫作歷史。本文概要地討論這個角度，在近來形塑了世界史的寫作，並在某種意義上讓西方學界有力地抨擊歐洲中心的傳統思維，將歐洲史的定義帶向更多元而豐富的取徑上。美洲及非洲的研究，也逐漸能走出一條可喜獨立的路線，且非一定地依附著歐洲歷史的走向而被解讀。在如此的學術思潮中，中歐文化交流研究是一個相當被關注，而在九十年代後才逐漸與世界史研究接軌的新興領域。總之，文化交流的概念是一種新的視野，任何中心論的傳統假定，會在如此視鏡下被放大而受質疑，因此邊緣及中心可能流動的相對關係是被關注的重點。而重要事件連續序列的邏輯，也顯得並不理所當然。文化交流新視野的演變，部分地與後現代史學思潮中的文化史互為發展或影響。「他者」概念的演繹，更可說明在以上學術發展歷程中，文化之間或自我、他者之間的研究，會形成著有成績之新興領域的原因。

關鍵字：文化接觸或交流、涵化、跨文化、本土化、合一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為什麼研究「文化交流」？何謂「文化交流」？

人類歷史，是由無數的文化間交流所組成。美國的兩位史家，浩瓦・古德曼（Howard Goodman） 和安東尼・葛雷夫頓（Anthony Grafton），曾合著一篇討論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論文。此文以其新穎的研究視野，及作為歐洲思想史重量級學者葛雷夫頓唯一一篇論及有關中國之作，引起相當多的關注。就如兩位作者所言，人類的旅行、移動、和有意地開發新市場本是歷史上人類種族發展的指標。若非如此，文化間將不會接觸與交流。兩位作者此言是為了回應過去研究部分地對跨文化間傳教活動的偏見——由於傳教士是有宗教的強烈目的，因此其與潛在「市場」的接觸，也必定充滿預設的色彩。作者反而認為，即便如此，我們也不應該以此假定抹殺文化間接觸的實況。[1]就如作者所舉之例，宗教傳播與買賣絲綢當有活動性質的不同，不過，都作為文化交流之一，傳教與貿易卻也是類似程度的活動。早有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解讀，商業既交換物品，也交換觀念。[2]在我們從這樣的視野觀看人類經驗的過往時，自然地不會以國別及地區的限制範圍來寫作歷史。

如此視野形塑了近些年關於世界史的寫作，或吸引了以世界史角度來檢討歐洲史寫作的西方學者。歷史學家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就是一位以此角度重新檢視人類文明的作者。在他 1995 年出版的世界史《千禧年》（*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中，提出「邊境」（frontiers）的相對重要性。假如世界史是文明或文化的板塊建構，則邊境作為它們摩擦接觸的關鍵部分——此點提醒了邊境或邊緣（margins），在世界史意義中比都會或中心更為重要，更需要被關注。因此，過去被忽視的或被認為較次等的人或地，反而可能是世界史的中心。[3]2006 年其另著《大探險家》（*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亦是以此角度進一步探究人類歷史上文明間的分與合，在那樣宏大的視鏡下，某些

[1] Howard Goodman and Anthony Grafton, "Ricci, the Chinese, and the Toolkits of Textualists," *Asia Major*, 3rd series, vol. 3, part 2 (1990): 95-97.

[2] 參見陳慧宏，〈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21：3（臺北，2010.9），頁 109。

[3]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New York: Scribner, 1995), 19-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來被認為重要的事，可能顯得微不足道，但某些不知名的船員或傳教修士，卻可能進入我們的視線中。[4]也許暫時撇開文明的視野是否合宜，或如此宏大的角度是否空洞的爭議，就如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明白點出他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如此的世界史觀點不只讓文化交流的議題更顯重要，也讓過去人類歷史上既定重大事件等的連續性，獲得有效的質疑。邊緣比中心重要，可呼應較早社會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論點，而重要事件連續性的打破，則相當類似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七十年代對傳統歷史寫作的強烈駁斥。[5]

以上近來的研究取向尚方興未艾，某種意義上讓西方學界有力地抨擊歐洲中心的傳統思維，並將歐洲史的定義帶向更多元而豐富的取徑上。美洲及非洲的研究，也逐漸能走出一條可喜獨立的路線，且非一定地依附著歐洲歷史的走向而被解讀。在如此的學術思潮中，中歐文化交流研究是一個相當被關注，而在九十年代後才逐漸與上述世界史研究接軌的新興領域。比利時鐘鳴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長期致力於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領域，他曾在2002 年出版〈文化交流的理論分析〉一文，指明歷史是一門「他者」的藝術（art of the other），因為歷史學有特定的方法與目標要處理時空架構中他者與他者的性質——歷史所處理的，永遠是異於自身時地的他者。如是言之，則在歷史這門學科中，人與文化間接觸的歷史理應位居特殊的地位，因為在這些接觸中，他者之概念佔有中心的位置。[6]若更進一步詮釋鐘鳴旦之論，歷史是一門專長於「他者性」（otherness）的人類科學，而人類歷史之更迭，又無非由多數的人類接觸及文化交流所形塑，因此歷史工作者勢必從這些接觸互動中，得以觀察並詮釋出具有精要且關鍵意義的他者概念。在歷史研究者之與對象的他者，與文化接觸交流中的互為他者，這兩種他者的並行，或互相

---

[4]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New York : W. W. Norton, 2006)；中譯本：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著，黃中憲譯，《大探險家：發現新世界的壯闊之旅》（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10）。

[5]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Periphery versus External Arena,”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0), 300-344; Michel Foucault, A. M. Sheridan Smith trans.,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6] 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專文報告系列》，11（CSRCS Occasional Paper No. 11, 2002），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用，讓「歷史中的文化交流」別具特殊和重要的意義。這是從歷史學近來的演變，來看文化交流研究的學術意義。

從以上看來，為什麼研究文化交流和何謂文化交流的兩個問題，在近年歐洲史和世界史學者的演繹下，獲得了深刻的意涵。文化交流的概念是一種新的視野，讓我們理解到依國別及地區範圍來寫作歷史的限制，並因此從世界史的範疇，瞭解到邊緣及中心可能流動的相對關係。任何中心論的傳統假定，會在如此視鏡下被放大而受質疑。而重要事件連續序列的邏輯，也顯得並不理所當然。文化交流新視野的演變，部分地與後現代史學思潮中的文化史互為發展或影響。「他者」概念的演繹，更可說明在以上學術發展歷程中，文化之間或自我、他者之間的研究，會形成著有成績之新興領域的原因。

二、文化交流研究部分字彙解析

西方學界近來文化交流研究相當大地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從以下四個字彙，同時也是概念的發展及運用，可以獲得清楚的瞭解。而這四個字彙的發展及使用歷程，也反映了這個領域學術發展史之一面。以下依項說明：

1. Acculturation（涵化）[7]

1930 年代在美國人類學已發展出所謂的「Acculturation理論」，為不同傳統間人們長期接觸的狀況作出解釋。在此認知下，兩種文化的接觸及融合，常用此字指稱。人類學本是處理異文化間接觸的科學，而其概念及理論，對文化交流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思辨及模式，讓研究者得以具體分析文化間接觸的實況。就如此字原意所示，“ac-culture”意指“to culture”，是指適應到另一文化的過程，但從原始使用的西方學界一方，多少指以一較先進的模式去適應到另一個文化，因此這個理論的根據有一種主導模式（dominance）存在，也因此它的解釋結果常存在於主導與順從（subordination）兩者關係的方向。然而，除了早期歐洲軍事及文化之先進所造成之歐洲對美、非等洲的海外擴張外，並非所有的文化之接觸及融合，都存在著主導與順從的關係。再者，

[7] 此四個字彙，Google Translate 所給予的一般性中文翻譯，在本文中附於各標題後供參考。不過這些翻譯，有時並不能在中文語意上涵括所有的學術討論意義，最明顯的例子也許是「涵化」一詞，所以在本文的討論中，以原文指稱進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批評者也認為這個模式易於忽略接受者文化所扮演的主動角色。[8]

2. 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

1940年代研究拉丁美洲，亦即美洲之殖民開發史之學者，為acculturation模式的缺失，提出另一個雙向合作的關係模式，新的字彙為“transculturation”，意義上強調文化接觸中接受者的接受面，與接受者和傳遞輸出者兩方的互惠關係。因此，這個跨越文化性之運作，暗示著彼此互惠、調整和影響的可能。到稍晚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出現，如馬歇爾・薩林（Marshall Sahlins）和荷米・巴巴（Homi Bhabha）都在殖民議題的亞洲和大洋洲的研究中，更加精煉接受一方的各種反應之詮釋。在這個學術論述中，以下各種字彙及概念，都是關係接受（reception）和反應（response or reaction）所開發出來的分析概念或解釋方法：誤解（misinterpretation）、模仿（mimicry）、意義之加乘（multiplication of meaning）、混種性（hybridity）、據為己用（appropriation）、或轉移和疏離（alienation）。

3. Inculturation（本土化）

此字源於基督宗教，六十年代，教宗保羅六世（Paul VI, r. 1963-1978）首次使用此字，意指基督宗教的內容，是應該適應於某一文化的語言、思想和習俗等面向，換言之，基督宗教與以上文化各面向的交流及互動，甚至可因此影響了天主教教義的內涵，是比用宗教的融合一字syncretism更有意義。Syncretism一字，以下尚有討論，一般只指不同宗教傳統或信仰間的融合結果。在基督宗教系統內，對inculturation解釋的最早例子，可說是基督宗教這方將古代之希臘文化再詮釋，並插入聖經的傳統中。[9]其後將這個字運用到耶穌會中國傳教史的研究上，應是起於鐘鳴旦在八十年代的著作。[10]當然，稍早傳教研究或傳教學（missiology）在運用此字時，耶穌會在中國的研究，和

[8] Acculturation 與以下幾個字彙之討論，可參考 Gauvin Baile 以下一書，其中對這些字彙及理論所表示的學術發展有精要清楚的回顧暨評論：Gauvin Alexander Bailey,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22-31.

[9] Margherita Redaelli, *Il mappamondo con la Cina al centro: Fonti antiche e mediazione culturale nell'opera di Matteo Ricci S.J.* (Firenze: Edizioni ETS, 2007), 63.

[10] Nicolas Standaert, 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His Life and Thought* (Leiden: E. J. Brill, 1988), esp. 219-224; the same author, "Inculturation and Chinese-Christian Contact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g Feng* 34 (4): 209-227 (December 1991).

輔仁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像利瑪竇等議題，均很適切典型地例證化天主教與所接觸對象文化的交流及互動，亦即天主教這方不得不作出其「適應」(accommodation)。鐘鳴旦在他研究中國天主教士人楊廷筠（1562-1627）的思想中，以inculturation的發生來解釋楊主動式的努力——基督宗教的訊息被再現具體化在一個確定的文化系統中，而此經驗也將轉化成一股力量去改變或激化此文化，因此會形塑成一新的統合。它不只能變成此文化內在的一部分，也將豐富普世教會的本身。

4. Syncretism（合一）

此字大多數使用在宗教傳統及信仰間的融合。在拉丁美洲藝術發展的研究上，也曾特別採用此字作討論。美國藝術史家苟文・倍利（Gauvin Bailey）特別指出，文化間交流最有趣的面向之一就是在藝術。在拉丁美洲藝術發展上，不論是混種或融合的藝術，經過文化交流，歐洲藝術元素被帶入並與當地傳統接觸後，所產生的第三類究竟該有如何的定義，有很多不同的意見。[11] 從後殖民理論詮釋的混種性，是在來源的雙方元素認可下而獲得的定義。它可能被認為比來源不夠純粹，因此較低一層次，或是相反地，它的出現是一種創造力的展現。後者這個看法是一種正面肯定的角度，前者則為消極。然而，syncretism與聚合（convergence）、混合（blending）和融合（fusion）等字所指，其重點不在來源認定的問題，而是文化交流的過程和結果。因此在這個討論下，也形塑了合作（incorporation）和過程（process）兩個字彙及概念。

******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的《大探險家》，於 2007 年獲頒世界史協會之著書獎（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ook Prize）。同此獎項，2001 年獲獎的兩本書之一是美國史家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之《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0），此書亦以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釋歐洲十九世紀經濟及技術優勢的先前背景。簡言之，作者提出早於十八世紀之時，中國與歐洲兩個發展先進

[11] Bailey,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23-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地區，實則有著同等程度的發展。[12]這個研究為歐洲中心論的反面思考，提出了有力的論證。費南德茲—阿梅斯托不只著作獲得肯定，更早的著作《千禧年》是其暢銷名著，啟發了美國有線電視CNN《千禧年》的系列深度報導節目。該節目在 2000 年千禧年前，1999 年面世，可在CNN網站以下連結觀賞到一多媒體互動版（http://edition.cnn.com/SPECIALS/1999/millennium/），和在另一個網站"Watch CNN Millennium Free Online" 觀賞到全部十集（ http://www.ovguide.com/cnn-millennium-9202a8c04000641f800000000aa10bbc#）。極具批判力又參與大眾媒體的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是相當有新聞話題的學者。他曾在一篇演講中，以自身作為當時的製作團隊之一，明指CNN《千禧年》後製作業的錯誤和不為人知的內幕。[13]以宏大的角度關懷歷史及文明，以批評性的言論提出對既有假設的質疑，他的訪談、新聞及非學術評論散見於網路上。《大探險家》和《大分流》兩書，多少都是以文化交流的概念，轉移歐洲中心論的視角，讓我們看到一種世界史寫作的新樣貌。當然，對西方學界及廣大讀者群來說，它們亦是在世界史範疇下重新寫作的一種歐洲史。費南德茲—阿梅斯托雖然批判立場鮮明，但他亦明示自身絕非後現代史學者，他堅信歷史真相的存在。[14]藉由以上大約簡述的過去數十年西方學界在文化交流概念及方法上的新發展，提醒我們這個概念如何得以對被批判也是被不斷建構的歷史學作出貢獻。而且，文化交流絕非浮泛之意，也絕非言及跨越文化就只有多元及解構。上述字彙及概念的學術發展史，使我們更瞭解各個字彙的背景，及其深刻的意涵。從這個方面再思考如何精確地使用它們，並具體地切入交流的議題，相信能讓文化交流研究似乎又太過氾濫的當今有所助益。

---

[12]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本：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著，邱澎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巨流圖書，2004）。

[13] Felipe Fernández-Armesto, "Epilogue: What Is History Now?," in *What Is History Now?*, ed. David Cannadine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59-160；中譯本：大衛．康納丁（David Cannadine）著，梁永安譯，《今日，何謂歷史》（臺北：立緒文化，2008），相關頁碼在頁 330-331。費南德茲—阿梅斯托有同標題一演講稿，2001 年在賓州大學賓州人文學論壇（Penn Humanities Forum）發表，全文見於以下網址：http://humanities.sas.upenn.edu/01-02/fernandez-armesto.htm

[14] 見一 2004 年對費南德茲—阿梅斯托的訪談報導：http://www.tmcq.co.uk/interviews/felipe-fernandez-armest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ies of Cultural Encounters

Chen, Hui-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uman history consists of numerous encounters of cultures. This is thus the simplest and most basic reason for studying cultural encounters; to study history is to deal with a variet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es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contexts. Looking at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interac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natural that writing history would not be confin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nations or regions. This introduction briefly discusses this perspective, which has shaped recent writings of world history. This new perspective, in a sense, led western academia to strongly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Euro-centric mode of thinking, and brings European history to a richer and more diverse path. Studies of the Americas and Africa can thus be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not necessarily interpreted from the mainline of European history. It was through this type of academic trend that, in the 1990s,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became a prominent topic, gradual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research on and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encounters is a new approach—the traditional assumptions that arose from any region's "centrism" are put under the microscope and questioned. The potentially flui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have received intense focus, and the traditional, sequential logic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is not taken for granted. The newly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encounters were also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istory in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 elaboration of several concepts in this historiography, such as "the other," may go even further in explaining how research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es, or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 have become such an advanced field of story.

Keywords: cultural encounters, acculturation, transculturation, inculturation, syncretis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